

爱的潜流

野 曼

花 城 出 版 社

爱 的 潜 流

野 曼

花 城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 梁 荣 蔡天涛
插 图 梁 荣

爱的潜流

野 曼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40毫米32开本 4.625印张 1插页 58,000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8,200册

书号 10261·98 定价 0.44元

目 录

爱着是美丽的（代序） 1

心花一束

昭雪了	10
受难的猫头鹰	14
爱的潜流	16
复活的雕像	19
我们已等得满头雪染	22

南来的风

在尘雾里	26
写给一片荒野	28
山乡在向四海延伸	30
老窑初春	32

花城情谊

梦境一样的美	36
“中国制造”	37
姑娘的心	39

无价的友谊	41
心声	44
窗前絮语	
花城画意	48
窗前絮语	51
写在一卷“时代曲”的录音带上	54
已是几夜歌舞到月斜	56
欢腾的阳台	58
窗	60
寻觅	63
秋旅情思	
长江浮想	66
南京的绿	68
莫愁湖畔	70
写给秦淮河	72
巍峨的山	74
活着的画	76
画眉之音	78
仰望穿龙瀑	80
登阅江楼	81
笑满平川	
田野晨曲	84

布谷声声	87
秋，在大沙田	90
生命河	93
水电站听歌	95
叶绿花繁	97
多情的桥	99
练	101

野猎留影

访猎手	104
夜猎	107
黎明	109
猎枪传	111

在黑夜里

箭在弦上	114
在黑夜里	114
眼泪	114
门	115
我的定律	116
给牛	117
幼小者	118
给蜜蜂	119

斥臭虫	120
我的射击	120
爱的宣言	122
爱	122
同志爱	123
给《夜歌》作者	124
我的歌	126
积雪期	128
雪天	128
雪夜	131
葬礼	135
枪边的梦	139

爱着是美丽的

(代序)

爱着是美丽的！

我歌唱过少男少女的爱。它，璀璨若彩霞；甜香如春风；清澈似溪流；斑斓象繁花。

但是，当我走进了社会，脚印在延伸，视野在扩展。我开始理解大写的人，也开始让自己的诗韵，去颂扬人间最大的爱。这爱，是对人类的光辉理想的追求和执着。这是人世间最美的爱情。

一九三九年， 在梅江之畔， 我们《中国诗坛》岭东刊社的诗友， 以蒲风为首， 几个人面对风雨如晦的日子， 就曾相约去桂林， 探求这爱的通途。

一九四〇年秋，在漓江岸边的六斯洲山村，我和年轻的诗友，曾浮游于清澈碧绿的漓江之中，在浪花相接的激流里，畅谈过如何追求这种爱。

一九四三年，在粤北铁岭的丛林里，我们《诗站》社的诗友芫军、许稚人和我，也曾热情地交谈过这种爱，年青的心飞向了战火纷飞的东江。

爱的潜流，常常在我的心头激起浪花，化为狂热的诗情。一九四〇年秋天，我在《绿色书简》组诗中，就曾表露自己对爱的追求的喜悦，而且宣称：“我已经懂得什么是爱了！”

可是，这只不过是一种“书生”式的爱的追求。但就是这种追求，也不是自由的，有时甚至还是痛苦的。革命交织着血和火，就有痛苦和牺牲。没落的反动的阶级仇恨共产党和党的事业，就必然会以血和火，来阻止、摧毁一切人们对爱的追求。人们要爱，要真爱，就往往要忍受莫名的痛苦，甚至还要蹲监狱，掷头颅。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贫寒、黑暗的土地上，已流荡过江河般的殉爱者的血泪了。

于是，爱的潜流，在坚冰之下，“奔进夜气如磐的曲径”，“在地底如风如电”地运行，迂回，奔突；爱，也化成了仇恨的烈火，在空气稀薄的土地上燃烧。

恨，也是为了爱。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六年间，我写了一些交织着爱与恨的诗篇，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愤怒的控诉，也是对共产党和人民的爱的倾诉。尽管这些诗中的爱和憎的声韵和色彩并不强烈，甚至是平淡无奇，可是，阶级敌人凭着他们鹰犬的嗅觉，还是发现了它。为此我不得不仓促出走，抛弃了一切，一个人静悄悄地在朦胧的粤北的山路上跋涉，向火车站奔去。我终于搭上了最后一班南行的列车，躲进破陋的车厢角落里，白色恐怖袭击着我，失学和失业的痛苦袭击着我，胸中也激荡着爱和憎的大潮。就在这时候，我酝酿了《爱的宣言》初稿。

有大爱，才能有大恨。这就可能导致大的痛苦。倘若人们还要去寻找自己信奉的缪斯，让她带着恨火从笔尖飞出，那就必然要使自己暴露于敌人之前。人身可以掩蔽，心上的火花却无法掩蔽。一九四六年初，我带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来到广州，和一些同志办起了《中国诗坛》、《新世纪》和《文艺世纪》等杂志。这些杂志和众多的革命文艺杂志一起，在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燃烧着熊熊的恨火，也闪烁着爱的光芒。国民党反动派自

然是恨之入骨的，他们藏在屁股后面的血手，也迫不及待地伸了出来。杂志马上被封禁了，扫荡了，而且人们发现，在一份黑名单背后还亮着带血的屠刀。可是，我们的缪斯却无畏地拍动着翅膀在血火中飞翔。在《中国诗坛》光复版第一期，我发表了《爱的宣言》，公开了我心中的爱和恨：

为了爱
让我们举起沉重的步履
踏着所有先驱者的血泊走去
象过去我们所坚持的斗争那样
摇动着笔头
去碰大独裁者鲜红的刀口……

广州文艺界的同志们正是迎着“大独裁者鲜红的刀口”，奋起抗争的。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司马文森同志，是他带领着我们几个人，开记者招待会、散发传单、出版抗议特刊和去伪社会局抗议和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爱的潜流化成了恨的狂涛，在五羊城的土地上奔流。而敌人也以十倍的疯狂在进行反扑。同年秋

天，我又一次经历着爱的痛苦。在一个茫茫的黑夜里，我和妻子带着初生的孩子，悄悄地坐上了用油布遮得密密实实的人力车，直奔火车站。我们混在一群无家可归的难民中间，在车站一角蹲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搭上了第一班列车，奔往香港。“我的祖国在哪里？”我的心头溢满了悲愤的泪水。

爱，是铭心镂骨的；恨，更是难于忘怀。由于恨，才深化了爱。从而使人们爱得更深沉，也更坚决。我就是带着这样强烈的爱憎之情，穿过那硝烟弥漫、山重水复的苦难岁月，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

谁能预料，尔后的二十多年，在阳光普照的土地上，我却因为自己那些在黑雾弥天的岁月写下的、溢满爱和恨的诗，那些曾经被国民党特务用仇恨的显微镜审查过、视为“犯上作乱”的诗，一次又一次地被扣上了“自我扩张”等等罪名，而重新跋涉在风雨连绵的泥泞的路上。就是在那风呼雨吼的夜晚，透过浓重的雾气，我仍然望见了党美好的形象。一股爱的潜流，也从坚冰之下向我的心头流注。我感到异常的温暖。

路漫漫，夜茫茫。这爱的潜流，也一直在

我的血管里翻腾。尽管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既有连绵的沙洲，也有隐伏的漩涡，还有暗藏的礁石，但爱的潜流，还是固执地向着大海奔驰。我曾用笔蘸着它，一次又一次地向党组织诉说我的爱：任风云变幻，此心不渝。我常常想起法国诗人雨果的话：“生命是花，爱便是花的蜜。”这是多么美妙的爱！可是，人间有多少生命之花酿造的却不是蜜，而是黄连般的苦汁。它，滋养着无数颗受伤的、然而对党苦恋着的忠贞的心。

现在，当我在党小组里，带着“昭雪了”的欢欣，情怀激荡地向同志们叙述这苦恋的历程的时候，却忽然感到爱的潜流，浪卷涛飞，波光万顷，直向壮丽雄奇的大海奔腾。我听到了它那激昂回荡的声音，而且真实地感到，滔滔流过心头的，是蜜，而不是苦汁……

而今，“史无前例”的苦难已经过去了。人们对党美好的感情，炽热的爱，应该不会再受到冷遇，受到压抑。尽管向前迈动的脚步还会有曲折的历程，但一个生活的创造者，坚定的爱的追求者，他的爱即使是涓涓潜流，也必将成为奔腾搏跃的巨流；同时他们将象雨果说的

那样，爱便是花的蜜，而不是苦汁。是的，我将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记取这么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有爱，生命就会开花；这花一定有蜜。

有爱的潜流，生命就不会枯竭，人间便会
出现瀚海。

我祝愿一切爱的追求者，都得到爱。

爱着是美丽的！

作 者

1981年7月1日流花湖畔





心 花 一 束

昭 雪 了

深夜诗人上门来，
见面喜气现眉宇：
“这回冤案昭雪了！”
笑声犹如浪花溅满室。

大家连呼“干杯酒！”
摇动空瓶没一滴；
浓茶当酒一样情，
心潮滚滚奔腾急。

同时举杯同声唤：
“感谢党中央的及时雨！”
拨乱反正喜事多，
还君历史如火赤！

回忆当年群贼劫，